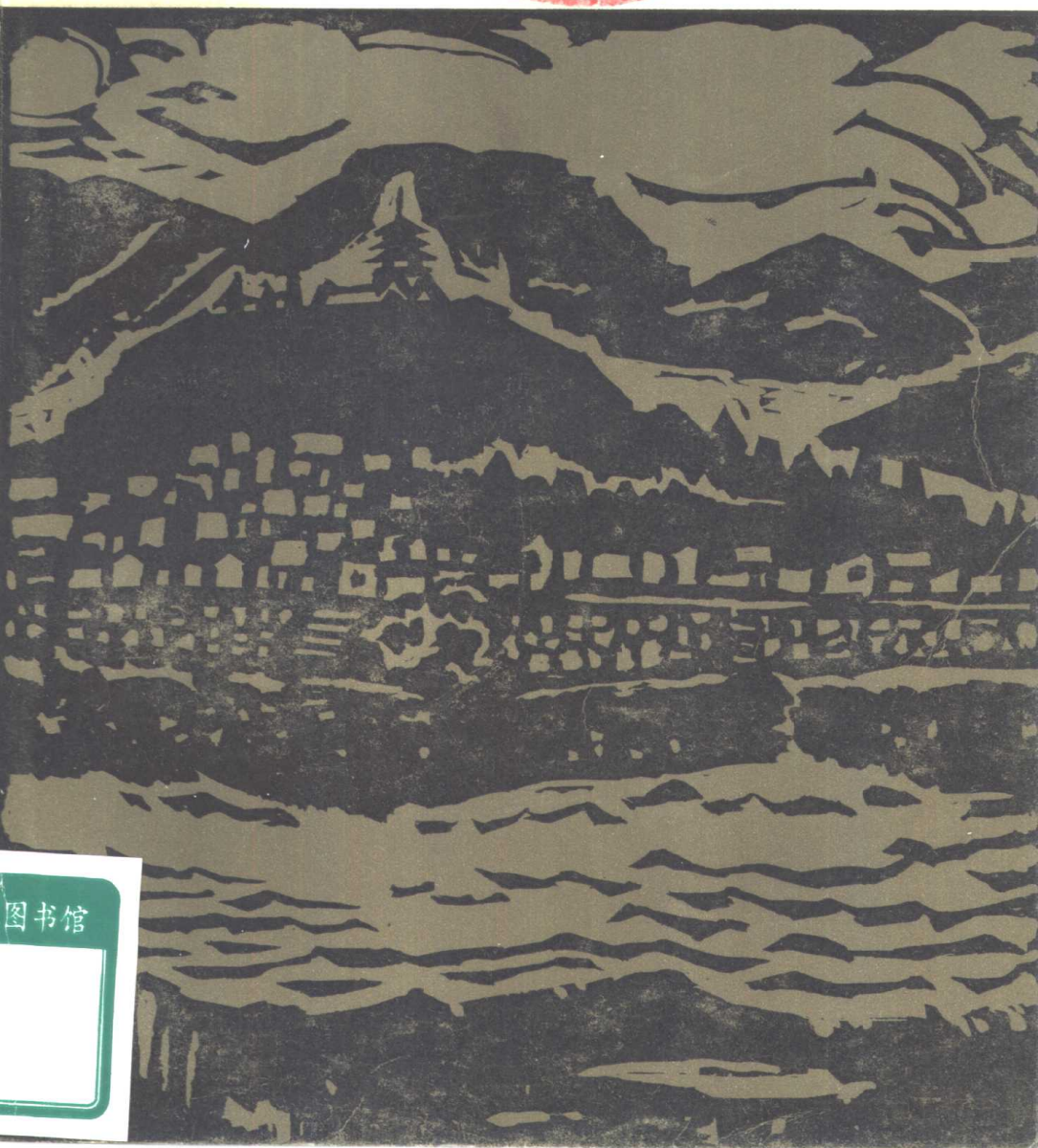


菊坂

田宫虎彦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馆

菊 坂

〔日〕田 宫 虎 彦 著

储元熹等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田宫虎彦
菊 坂

本书根据《田宫虎彦集》新潮社1967年版译出

菊 坂

〔日〕田宫虎彦著

储元熹等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民主与法制》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1.875 字数 242,000

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01—047,000册

书号：10188·284 定价：0.98元

前 言

田宫虎彦(一九一一—)是日本当代文坛上一位风格谨严的老作家。父亲是船员。他生在东京,幼年随其父母辗转迁居下关、姬路、神户等地。一九三三年毕业于京都第三高等学校,一九三六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在学期间参加《帝国大学新闻》的编辑工作,当时日本军国主义已发动侵华战争,该新闻是国内仅有的几个坚持言论自由的堡垒之一。他又和森本薰、小西克己等创办同人杂志《部屋》,师事三高先辈武田麟太郎。一九三五年由涩川晓、新田润介绍参加同人杂志《日历》,其后又加入武田创办的《人民文库》。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与荒木巍、井上友一郎、新田润等主编《文明》杂志。一九四七年在《世界文化》发表其第一篇历史小说《雾中》。一九四八年《文明》停刊,他从此开始了职业作家的生活。其后几十年中,共发表长短篇小说百数十篇。一九五六年光文社出版了六卷本的《田宫虎彦作品集》。

这个集子里所收的《菊坂》,写三十年代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国内穷苦大学生的悲惨境遇。思想进步的松木,因信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大学毕业后受到当局迫害,成了被特务警察看管的思想犯,得不到正当职业,靠卖文为生,最后还是被关进监狱。工科学生香椎,靠妻子当女招待

维持生活，其后厌世辍学，夫妇俩投水自杀。埋头研读的法科高材生绪方，家累过重，不获解决，因而精神错乱。文科学生坪内，穷得每夜在马路上摆棋摊度日。半工半读的男主角的慈母，以她微不足道的副业收入支援儿子上大学，盼望儿子大学毕业后成为伟人，当儿子接到母亲的死讯时，悲痛得神志反常，做出丧失理智的暴行，同时丧失了继续学习的信心。

书中其他各篇，有的借古讽今，揭露军国主义的残暴，控诉法西斯侵略战争的不义以激发日本人民对军国主义的仇恨，认清军国主义祸国殃民的罪行。有的反映日本妇女在封建夫权压迫下的不幸遭遇。《海枯石烂》这个中篇，既揭露封建意识在家庭关系中所造成的不幸后果，同时又控诉不义的侵略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的悲惨命运。其余的几个短篇，也都或多或少反映出战争年代里日本人民的反常生活，帮助读者加深对日本社会的了解。

译稿校对过程中，获得王连珍同志的帮助，谨此致谢。

储无薰

一九八一年十月

目 次

雾中	洪 明译 (1)
城池陷落	洪 明译 (31)
异母兄弟	庞春兰译 (66)
女人的心	周祥尧译 (94)
菊坂	储元熹译 (112)
幼女之声	卞铁坚译 (137)
阿银的一生	周祥尧译 (152)
异端分子的孩子	卞铁坚译 (176)
比脊山风	储元熹译 (191)
海枯石烂	储元熹译 (223)
黄山漱	储元熹译 (348)

雾 中

庄十郎七八岁时，常常深更半夜从睡铺上一骨碌爬起来，因为远处传来了大炮声，随后就听见房顶上响起了咯吱咯吱的脚步声。

庄十郎还零星记得母亲阿金背着他，从麹町土手街的旗本①寓所逃难到会津若松外祖母家一路上的那些情景：微茫的白雾中，万家灯火隐隐约约地越离越远；成群结队的牛车前拥后挤；冷清的客栈里，草垫席已经褪色发红。就在这人心惶惶的旅途中，萨摩、长州等藩已打到箱根的谣传又接踵而来。

好歹总算逃到娘家的阿金母子，不久又听说留在江户家里的父亲武次郎和哥哥敬作躲到上野宽永寺去了。彰义队②垮了台，队员们各自逃命，关西诸藩的大军跟踪追击，浩浩荡荡地向东北挺进。他心里虽然半信半疑，可事实上关西军很快就从两棵松和本宫向若松雪崩般地压了过来。阿金的娘家是会津藩的小普请支配③，属青龙队④，负责守城。和庄十郎一起从江户逃来的，还有他的两个姐姐，其中十六岁的大姐八重参加守城去了。听见炮声的那天晚上，阿金带着阿菊和庄十郎姐弟俩，逃到当街一家叫结城屋的绸缎庄，躲在人家的厢房里。原打算从那里再往附近的乡下逃。第二天一早，

庄十郎醒来时，发现前栽^⑤已经有了敌兵。躺在妈妈阿金身边的庄十郎，看见一个敌兵爬上正房屋顶，向城内张望。庄十郎感到被他紧紧搂着的妈妈吓得直打哆嗦。阿金领着阿菊和庄十郎，躲过这些敌兵的眼睛，从后门溜到桑树园里。敌我双方乱放了一阵枪，流弹打在储藏室的白墙上，腾起了黄烟。

阿金母子三个在桑树园里被敌人包围了。这伙敌人是萨摩支队的，他们把三个人绑在桑树上。

“这小毛孩子也不能便宜他。”绳子紧紧地勒在他膝上。

枪声渐渐远去，阿金和阿菊被松了绑。接着，从空无一人的结城屋的正房里，传来了姐姐的哭叫声。城门附近，时而响起哗啦啦的洋枪声。庄十郎边听着远处的枪声，边仰望着秋季皎洁的晴空。一排排房屋的黑影投在寂静洁白的道路上，特别显眼。庄十郎呆呆地望着那一条条的黑影在道路上向前延伸。阿金和阿菊已经死了，当时庄十郎不知道她们是被奸淫死的，只是阿菊胸口的刀伤深深地印在他的心里。

投降的会津人都被集中到神指村慈恩寺的破庙里，因为冬天快要来到了，所以决定把这伙人从这里解往越后的高田。那一天，天空飘着雪花，庄十郎在慈恩寺碰到了好久没见面的姐姐八重。在纷纷扬扬的雪花中，庄十郎穿着一双小草鞋，八

① 江戸时代的武士的一个等级。

② 明治元年二月，受过幕府重恩的激进派将士组成彰义队，屯兵于上野的宽永寺，抵抗明治政府。遭到官军的讨伐。

③ 小普请支配是江戸时代的官名，负责管理某些旗本及其家属。

④ 青龙队是会津藩藩士所组织的队伍，目的在于抵抗官军的讨伐。

⑤ 地名。

重给他解开绑着的双手，然后突然低下头去，附在庄十郎的耳朵上低声说：“庄十郎，你已经六岁了。千万别忘了，我们中山一家人是和德川大人同归于尽的啊！”说完，八重就朝一棵三抱粗的七叶树下跑去，象要躲藏起来似的，谁知这竟是八重的最后的身影。一位远房外戚老太婆拉着庄十郎的手，在白雪覆盖的山路上行走。老太太名叫冈野咲。第二年春天，庄十郎在高田遇赦，回到若松。冈野咲在若松一直把他抚养到十岁。

后来，庄十郎跟着冈野咲的养子土井良作去了北海道。在北海道的后志有个地方叫阿女鱒，那里给投降的会津人分了土地。土井就在当地开荒，可是，他在砍伐原始森林时失踪了。庄十郎重新回到若松，投奔冈野咲，她却已经死了。当初分手时，她已七十六岁，庄十郎在后志呆了四个年头，她在那几年中死去，这也并不奇怪。可是，当十三岁的庄十郎看到断垣残壁、满目荒凉的会津城时，背脊上象淋了一桶冰水那样彻骨凄凉。给冈野咲送终的，也是一个投降的会津藩士，他名叫渡边，在博劳街盖了个小屋子，做着花烛的小买卖。花烛是会津的名产。

庄十郎把土井身后的遗物和土井家的五六块灵牌包在白布包里，带了回来。渡边看到就说：“唉！土井先生真把心操碎了啊！”他捧着土井遗留下来的一块剑托慨叹道：“太可惜了，这样一位拔刀无形流①的高手……”

会津城陷落时，土井良作从山路逃往庄内的鹤冈城。当

① 剑术的一个流派。

他快到鹤冈时，前哨回来报告说，鹤冈已经投降了。当时，他们那一伙不到三十人，今后是逃跑，还是战死，或者干脆投降，他们盘膝坐在草地上，象给自己算命那样争论不休。最后无可奈何，还是投降了攻占鹤冈的长州兵。他们那个支队，十多天里，爬了三百多里的山路，精疲力竭，已经失去了会津藩士的激昂气概。这个支队之所以能支持下来，完全靠了土井。因为一则他是将门之子，再则他是剑术高手。事实上，在多次遭遇战中，大都是由于土井发挥了作用，才免于败亡。

庄十郎跟着土井来到后志以后，第一年就搭起窝棚开起荒来。这哪里是什么开荒，简直是开辟一片长满虾夷松的抬头不见天日的森林。据说就在这样十分艰苦的工作中，土井还挤出时间教庄十郎怎样使剑。

“庄十，你过来！”

土井的击剑可说完全不讲究架式，这并不是欺侮庄十郎年幼，无论对手是谁，他总是这样的。他右腿稍稍向外分开，重心放在左腿上，右手松松垮垮地提着长竹刀，看去仿佛一点儿劲也不用，犹如稻草人那样破绽百出。对于那样一个全不讲究架式的土井，你却休想击中他一刀。庄十郎举起竹刀，可是，竹刀就象被钉死似的，一动也不能动。土井似笑非笑的右颊上有一道刀伤，他不时虎视眈眈地瞅着庄十郎。看到庄十郎心慌气喘起来，他就说：“来吧，照我面罩打吧！”说话时，在面罩处忽然坦坦荡荡地露出破绽，庄十郎赶紧扑上去，可是他的竹刀却被轻轻地拨开了。“再来一次！”裂破喉管的呐喊声在树林里回荡。

庄十郎在渡边的小棚子里过了冬，第二年冰消雪化时，他

跟了渡边去郡山。渡边在郡山、白河直到宇都宫一带有买卖。他们在宇都宫住了一宿，第二天早晨，渡边一边喝着旅馆里的稀酱汤，一边说：“庄十郎，今天你就回到江户去吧！”

庄十郎放下筷子，目不转睛地看着渡边。他一下子理解不了渡边那句话的用意，可是随后就领会过来了。他又拿起筷子，低着头味同嚼蜡地咽下碗里的剩饭。

“以前我没有对你说过，这条街上有位名叫阿部的人，他将带你去江户。我妹妹的婆家就在谷中，你可以去那里打听一下分散已久的你父兄的消息。有机会你还可以来会津，我多少还可以帮你一点忙。”

讲到这里，渡边停了停，似乎在斟酌词句。接着，他一下子冲口说道：“庄十郎，你知道你妈妈和姐姐是怎样死的吗？她们是被活活糟蹋死的呀！”随后又喃喃地说：“她们的死，在今天看来，反倒比活着留下来的土井先生和我少受些罪哩……”说时脸上露出惨淡的笑容。

阿部在当地开了个杂货铺，这就是长冈藩士的穷途末路。庄十郎跟着他到了东京。两个人并肩走在东京的大街上，阿部问道：“已经是七八年前的事情了，你还有些印象么？”

庄十郎还记得逃难时在母亲背上看到的赤羽一带的样子，到现在还有些印象。可是，这究竟是逃难时留下的印象，还是去北海道时沿路所见到的某些城市的印象，他已记不清了。阿部在马喰街租定了旅馆，买齐了要带回宇都宫的东西，第三天早饭后，他说：“庄十郎，把你的东西带上吧。”

阿部领了庄十郎，顺着不忍池通往上野山北侧的公路，去拜访朋友。他拜访的就是渡边的妹夫镰田斧太郎。

“我们在一起只呆了三天，这孩子伶俐得很。”在镰田家坐定后，阿部第一句话就夸庄十郎。随后讲了一些关于渡边的消息，他就走了。

这位镰田斧太郎，膀大腰粗，一看就知道是位剑客。他送走阿部后，在门口就问庄十郎：“听说土井先生已经死了，是真的么？”

他说话时的口气，与其说是盘问，莫如说是责难。庄十郎就象当头被泼了一瓢冷水，身子不由得缩成一团。

“听说你跟土井先生练过剑。”

说完，斧太郎似乎别有会心地一再点着头。

“跟我来！”

说着他就把庄十郎领进后院。院子里有一棵榉树，高大的树枝伸展到崖壁。树下有一片踏硬了的红土空场。屋檐下有条不紊地摆着面罩、护手和竹刀，面罩的铁片就象上了油一样，闪闪发光。

赤脚踏在干燥的红土地上，脚底痒得慌。两人拿起竹刀较量了三四个回合以后，斧太郎立即亲切和蔼地说：“土井先生是这个架势吧，我记得清清楚楚的。”说着就把右腿稍稍向外分开，重心放在左腿上，右手松松垮垮地提着竹刀，他一动不动地保持着这个姿势，两眼望着高大的榉树尖。过了一会儿，见他的妻子到井边用吊桶打水，他就叫道：“阿雪，阿雪，土井先生也终于死了。”说完，他一次又一次地挥动竹刀向空中砍去。竹刀的呼呼声犹如带着一腔愤怒，猛烈地掠过庄十郎的耳根。

回到屋里以后，斧太郎说：“说起你们中山家，我认识你父

亲和你哥哥，都是高个儿，差不多有一米八九吧。从渡边大舅子会津的来信里了解到一些情况，和你见面后，就全想起来了。听说他们父子两个都死了，我想这估计决不会错。”满肚子的话，就这样三言两语结束了。过了一会儿又说：“算了，别再提了，我和你父亲相识，从情理上讲，与其土井抚养你，倒不如我来抚养你。”斧太郎的浓眉一皱一皱地抽动着。

蓝染川^①的泥沟里，淤积着污泥浊水，街道上一排排的房屋，飘散出食物的酸臭气味。斧太郎的表兄岸本义介，就住在污水沟旁一条细长马路的尽头。他的职业是刻木版书画，刻的都是古今小说以及中外画卷那类小册子。义介和斧太郎的剑术都属于神道无念流^②。每天早晨，不忍池的水面上还浮动着烟雾时，义介就来到斧太郎后院，同斧太郎以及右颊上长着一个瘤子的筱远逸作等剑客们练功，一练就练上一两个小时。人数大约五六个，最多时有十来个人。狭小的后院里，激烈的呐喊声此起彼伏。筱远是钩链枪名手。

义介是个矮个子，身高只有一米五六。每当他和身材高大的斧太郎较量时，就采取藏身在竹刀后面的姿势。他们越打越猛，好比着了魔似的。在庄十郎眼里，眼前这个人是不是义介，都难以辨别了。庄十郎也跟义介学剑术。他身材比义介高大，可是，两人对起阵来，义介面罩里迸射出来的不只是他的目光，还有一种普通人所没有的犷悍之气，它压倒了庄十郎。

① 蓝染川是江户城的护城河。

② 日本传统剑术的流派之一。

可是，义介一摘下他的面罩，就显得和蔼可亲。庄十郎白天去他家，做他的帮手。两间屋子，一间半板房充当工作室，梧桐树的影子投射在熏黑了的榻榻上。庄十郎帮义介准备木版，有时把刻好的木版包在藏青包袱里，背到上野、浅草或者日本桥的出版社去。他身背木版，躬着腰穿过一排排民房中间的泥泞道路向前走。

一天，他背着木版来到日本桥下。这时，一个熟悉的声音掠过店头撑着遮阳伞的饭团铺、甜酒馆以及摊贩和杂耍场，传进庄十郎的耳朵。不光是那声音熟悉，当这声音传进庄十郎的耳朵时，他的心就象冻僵了似的。那是斧太郎在街头卖艺的声音。他身边围着马喰街一带做买卖的商人和官厅雇员打扮的人。从人丛中望去，只见斧太郎正扭动腰身，刷地拔出长刀——他正在表演“坐刺”^①。

那天晚上，庄十郎回到斧太郎家里，当他在饭厅里揭开饭盒盖子时，斧太郎一边敲着酒壶底，一边爽朗地笑着说：“你都看到了，我这个德川幕府的世代幕臣今天可出尽洋相了！你看到的是一个赐名为源重光的旗本巡官镰田斧太郎的可悲的下场。如果你父兄还活着的话，也不会比我好多少。听说逃到静冈骏河原的那帮家伙，连老百姓也当不成，正在挨饿哩。逃到奥州的那伙人投降了。一句话，我们这些人活着，对文明开化是个绊脚石。庄十郎，你知道是谁杀死你父亲的么？是西乡吉之助^②手下的人干的。”

客室里掌起纸罩方形座灯，若是平常日子，斧太郎又要朗

① 剑术的一种，坐着迅速拔出腰间的长刀将敌刺倒。

② 即明治维新的功臣西乡隆盛。

读八家文了^①。可是今晚他却目不转睛地盯着庄十郎，把心里话倾吐了出来：“我决定去萨摩杀西乡这帮家伙。老百姓凑合起来的地方军有什么用呢！警察也没什么。与其在街头卖艺，莫如宰了那帮家伙。我真有些手痒难待了。逸作也去。你要是再大三四岁……”

会集在斧太郎后院里那批人多数西下^②了，庄十郎便迁居到义介家里。义介的妻子叫美代，侧面很美丽。不过，美只美右半个脸，左半个脸从上颊到下巴有一条烧伤的疤痕。这使庄十郎意识到她过去的伤心史。谁都说不清美代有多大年纪。义介已经是五十开外的人了，他是会集在斧太郎后院里年龄最大的一个。正因为如此，他才没有应征去当警察。从他上半身的肌肉也可以看出他的岁数不小了。美代还很年轻，年龄上同义介很不相配。污水沟里流着靛青草。每当天将下雨的黄昏时候，沟水的酸臭气味随着烟雾弥漫到胡同里，成群结队的蚊子也飞了出来。这种时候，美代往往把她美丽的右脸对着夕阳，伫立在院子里。

斧太郎等人过了年回到谷中。他把冷酒从大瓶里倒进茶杯，大口地喝着，对庄十郎说：“庄十郎，你父亲的仇报了。杀了多少人呢，我记得有十七个。萨摩的混蛋们，逃跑时也是一副熊包相，使我想起我们从上野逃到流山时的情景。他们个个晕头转向，只顾逃跑，连刀也扔了。逃得慢的，追上就是一刀，象切西瓜那样痛快。十七个人中，这样被捅死的有好些个。”

① 指我国清代沈德潜编选的《唐宋八家文》。

② 从江户去萨摩，称为西下。

筱远扯开沙哑的嗓子接着说：“我抓住那些逃得慢的家伙，让他们跪在岩壁上，然后砍掉他们的脑袋。那些没有脑袋的家伙，就象青蛙跳水那样，张开两只胳膊，掉到岩壁下去了。可我们也吃了亏。”

你一言我一语的这种喧嚣声，在屋子里此起彼伏。义介一面喝酒，一面入神地听着，忽然想到什么似的，自言自语道：

“这口气难道就算出了么？”

喧嚣声象灯火熄灭似地一下子停止了。

“这口气还没有出！”义介冲口而出，话声就象落在深渊里的小石头那样清冷。“那还不是一样！这一次的事情，我看是萨摩人串通一气，故意打架给人看。警察队也罢，拔刀队也罢，反正都一样。即使拔刀队打胜回来，对于推翻我们的那帮家伙又有什么影响呢。仅仅让我们明白一点，就是我们的力量不过如此而已，难道不是这样么？”

斧太郎低头听着，随后脱口说：“我只要明白自己有多大力量就行。”说完就向有棵大榉树的后院走去。“岸本，来练一路！”

义介应声来到后院，两个人拉开架势，互相盯视了好一会，仿佛要在气魄上比个高下似的。

斧太郎呆在谷中家里吃闲饭，最后退职金花光了，就到山下以及御厨河岸等地，在摊贩中间打个小场，表演剑术，有时在芦苇棚里演出击剑的招式。

这类买卖，东京到处都是，在回向院、增上寺或招魂社都可以看到。斧太郎挥舞着长刀，酒店里的小伙计们一个个

看得目瞪口呆。身材高大的斧太郎和比他稍矮一些的筱远逸作，使出他们的神道无念流剑术，刀光剑影，一来一往格斗着。斧太郎全不把观众放在眼睛里，只管刷刷地把长刀劈向寂静的空中。筱远当过十年拔刀队，右下膝曾被流弹击中，因此左右两腿不协调。在招架斧太郎的长刀时，他右颊上的瘤子剧烈地抖动着，逗得观众笑声不绝。

“瘤子，危险呀！”观众毫不客气地乱起哄，筱远和斧太郎对此已习以为常了。两人中间只听到沙沙的脚步声，高手比武，白刃相见，不能有丝毫松懈。

可是有一天傍晚，他们两个在芝区琴平神社卖艺，又听到“瘤子！”的叫喊声。筱远突然抽身向喊瘤子的人奔去。那是一个留着时髦长发的年轻小伙子，身穿一身官员打扮的西服。筱远分开人群，一刀背打在那人肩上。“什么瘤子，说的是我么？”

“算了吧，筱远。”斧太郎嘴角上挂着一丝讥笑，把他们劝开。观众吓得一哄而散。

斧太郎从谷中搬到神田小川町的大杂院里，在俎桥和神田桥下挂起看手相的灯笼。斧太郎拄着红楮做成的木刀，在昏暗的油灯下招徕过客。一天晚上，他回到家里，对他妻子阿雪说：“据说放火烧秩父^①的保长衙门时，有个手使钩链枪、右颊长着瘤子的人在追赶宪兵和警察，我看说不定是筱远。”

斧太郎轻描淡写地说了两句，当夜由阿雪侍候他喝了照例的晚酌。第二天早晨，他把大刀包在包袱里，走出大杂院，

^① 地名，今埼玉县秩父市。